

FOUR BANNED BOOKS AND SEXUAL CULTURE

四大禁书 与

性文化

by Zhong Wen

钟雯著

哈尔滨出版社



四大禁书与性文化

钟 雯

哈尔滨出版社

(黑)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沈 默

封面设计：苏海涛

四大禁书与性文化

钟 雯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佳木斯印刷总厂印装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27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5001—15000 册

ISBN 7-80557-611-4/z·37 定价：(精) 15.80 元(平 12.80 元)

中国禁书的传统与“四大禁书”

(代引言)

中国有禁书的传统,这是人所共知的。据说早在战国初期,禁书的事例已悄然出现。商鞅变法中,有“燔《诗》《书》而明法令”一项,这很可能是禁书传统的开始。真正造就了禁书传统的,是发生在秦始皇时的著名的“焚书”事件。公元前246年,秦始皇以武力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他的专制统治,“别黑白而一尊”,发布了严酷的“禁书”政令,命将所有不利于独裁政治的书籍全部焚毁。被焚毁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二)“非博士官所取,五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焚书事件震动了大江南北,老百姓诚恐诚惶,官吏们亦颤颤惊惊。他们纷纷拿出自己珍藏的书籍,投入专制统治的嚣张烈焰中。这次焚书事件,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也是实际上的第一次。它的后果,不仅是造成了先秦历史文化典籍的失落殆尽,造成了历史文化研究的某些误区,而且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全方位的发展。它所造就的禁书的传统,给历代统治者提供了借鉴和口实,禁书事件偶尔发生,成为中国文化历史上一

个奇特的现象。

秦始皇禁书是一种幼稚的统治性格施于文化历史的悲剧，它激起了文化大国的反思，对禁书的暴君，人们也纷纷唾弃。但是，专制要存在，书也要禁，只要利于统治，其实皇帝们并不害怕唾骂。

因此，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十八世纪，禁书的事实不断出现，被禁的书籍也名目繁多。如：

晋武帝泰始三年十二月禁令：“禁星气、讖纬之学。”

前秦苻坚 375 年禁令：“禁《老》《庄》、图讖之学，犯者弃市。”

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日禁令：“禁佛、道二教，经象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禁令：“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唐高宗永徽四年禁令：“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

宋仁宗宝元二年：“除《孙子》、历代史《天文》、《律历》、《五行》志，并《通典》所引诸家兵法外，余悉为禁书。”

宋徽宗崇宁二年禁令：“苏询、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览》、范镇《东斋纪事》、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版，悉行焚毁”。

从以上所举的部分禁令来看，其一，历代统治者对于

禁书并没有因循统一的规定，禁书的政策相当灵活，凡是不能投统治者所好之书籍，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列在当禁之列。如对于佛经，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不断遭到禁毁，北魏太武帝曾在公元446年对其付之一炬，而同时的南朝各国，则尚谈佛理如习，诵经辩道成风；在尊崇佛法的陈朝，智同和尚还率领了一支虔诚的佛教徒，浩荡西去，准备去西方求取佛经。从历史的纵向来看，在元朝初忽必烈时曾宠极一时的道教，在至元十八年却忽然遭到了一道禁书令，除了传为老子所作的《道德经》外，其他所有道教著作都以“伪道经”之名被禁毁，道教承受了天顶之灾。分析佛道两教在历史上的沉沉浮浮，可以看到，完全是由于皇帝的好恶才导致了或禁或不禁的现实。就以道教的遭遇而论，元代初年，当全真教的领袖邱处机不远千里，投奔到忽必烈的帐下时，成吉思汗对他所提供的长生不老之术和救治国家之方同样满意，即时封邱处机统辖全体道士，授予道教徒免除一切赋税的特权。道教徒因此得宠，举国好道，成一时风尚。道教徒恃宠生骄，对佛教徒肆意诋毁，造成了两教的仇恨。至元十八年，也就是道教经籍遭到天顶之灾的那一年，当上了元世祖的忽必烈对道教忽然失去了兴趣。这主要是他在道佛两家的论争中，发现道教的一些术咒不起作用，等于骗人的花样，于是他听信大臣张易之的建议，将《道德经》之外的所有《道藏》的成书或印版焚毁。

佛道两教的争宠，在明代表现尤烈。明武宗好佛，于是将番僧招入后宫，淫乱秽恶之事无所不为；明世宗好道，将道士邵元节封为礼部尚书，大搞“长生”、“采战”之术。但总起来看，佛教在明代关系还很融洽，在不同时期各领风骚。

其二，触动统治者隐私和忌讳的书籍，也要被禁。在明初的禁书令中，有一本明初杰出诗人高启的诗作《高太史大全集》遭到禁毁。翻开这部作品，才气横溢，诗风雄肆，并没有明显的犯忌之作，此书缘何被禁呢？

高启，字长迪，江苏长洲人，自号青丘子。曾为翰林院编修。他“天才高逸，……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未能熔铸变化为一家。”为什么没能“熔铸变化为一家”呢？原因在于高启的早逝。他死的时候只有38岁。

关于高启的死因，直接原因是由于明初苏州知府魏观的牵连。魏观任苏州知府时，见知府衙门荒陋狭窄，就将过去的知府衙门重新修缮，准备搬进去。这旧的知府衙门曾被元末称帝的张士诚占为宫殿，于是有人诬告魏观，说他“图谋不轨”，朱元璋闻言大怒，即将魏观杀害。在逮捕魏观时，高启为魏观修复知府衙门所写的《上梁文》亦被发现，朱元璋认为高启对魏观行为加以赞美，亦有反叛之心，就将他也杀害。

但是，关于高启的真正死因，人们承认是由于他的一

首小诗触怒了朱元璋。诗曰《宫女图》：

女奴扶醉踏苍台，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

本来，这是一首描写宫中幽静之趣的诗作，并没有隐含什么、有所指，但朱元璋却以为，这是对他宫禁中出现的男女私情的嘲讽。因为事实上，朱元璋的后宫中确实曾出现过宫外男人私通宫女的事情。他自己也知道这件事。所以，他看到这首诗后心中颇感不快。只是因此而惩罚高启，有些说不出口，自己脸上也无光彩，于是，抓住了《上梁文》的写作，不由分说，将高启处了腰斩之刑，他的诗歌著作《吹台集》、《东鸣集》、《凤台集》等也被划到禁书之列。

从高启书籍遭禁这一情况可以了解到，触犯了皇帝或皇宫中的隐私或忌讳，以至招到了杀头之罪，他的书籍也跟着遭禁，这在宋明以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仅如此，某些人犯的不是文字罪，他的书也成了不禁之禁。方孝孺被灭了十族之后，明朝皇帝并没有宣布禁毁他的著作，不准收藏，但是，老百姓却自觉地不再传诵或收藏他的著作，唯恐因此而忽遭大狱，成了冤死之鬼。可见专制之残酷。

其三，不利于统治者当下统治的书籍，一律禁毁。如明神宗万历三十年的禁书令曰：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王城严拿治罪。

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

这道禁令是针对著名的思想家李贽下达的。李贽，号卓吾，福建晋江人。曾任姚安知府。他尊崇王学左派学说，提倡“童心说”，认为“童心者，真心也”，“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强调自然人性，把那些遮蔽和破坏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六经》、《论语》、《孟子》等作为“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藪”，予以强烈批判。

李贽的学说震惊了高高在上的皇权，那些维护皇权者视李贽为“异端”，对李贽百般迫害。又诬造了他的种种罪名，说他“肆行元简，与无良子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面对一切警告、诬陷乃至驱逐，李贽感到了一种难以被理解的苦痛和孤独，在《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中，他怆然写道：

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到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最终以剃刀自尽而死。李贽未死之前，其书已遭到禁毁，主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这些书中，充满了所谓“离经叛道”之言，大为不利于统治者的政权统治。具体说法，万历三十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的上疏论述的还算详细。曰：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

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大都刺谬不经，不可不毁也。

宋明以降，禁毁野史笔记和小说的禁令越来越多。禁毁野史笔记，是因为它暴露了最高统治者的宫帟秘事，他们认为事干国体，有辱皇权；禁毁小说，则为了廓清与突出理学的地位和价值，力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造成一种同一现象，以维护日渐没落的封建专制统治。

统治阶级中的文化人对于小说的教化作用，认识得非常清楚。热衷于通俗文学创作的冯梦龙、李渔等对此都做过精辟的论述。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序》中说：

里中儿代疤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贗孰真也。

李渔在论述戏曲的通俗性时亦指出：

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使文章之设，亦为与读书人、不读书人及妇人小儿同看，则古来圣贤所传之经传，亦只浅而不

深，如今世之小说矣。

冯梦龙、李渔论述的侧重方面不同，但都指出了通俗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教化作用，甚至比圣贤之书更能“感动人心”，令人在舞之蹈之的不自觉状态中，认识到理学所谓的“万世纲常”之理。

正因为如此，明代以后，统治者特别重视对戏曲小说的禁毁。康熙五十三年，清圣祖下谕说：

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患心焉。所关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

乾隆三年，清高宗再次颁布禁书令，云：

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甚严。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有旧刻销毁不尽，甚至收买多种，叠架盈箱，列诸市肆，租凭与人观看。若不严行禁绝，不但旧版仍然刷印，且新版接踵刊行，实非拔本塞源之道。应再通行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除造作刻印，“定例”已严，均照明遵行外，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

为什么禁令一道接着一道，而且越来越严厉？原因是这些“淫词秽说”屡禁屡出，到后来还变换花样，打着宣扬理学的旗号，内里却“词多俚鄙”，“以秽褻为常谈”，怎能不令统治者担心、害怕？

清代统治者为了禁毁“淫秽”小说屡次发布禁令，禁而不止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当时社会普通风行的奢靡风气。号为康乾盛世的清初，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人心思乐，连统治者尚为不免，何况一般的老百姓？到了清代中叶以后，清朝内外弊露，统治腐朽，连皇帝也只顾了宫中享乐与争斗，滥淫之风就更加猖獗起来。

另外，明代中后期，在倡导“心学”性情的口号下，产生了一大批的艳情小说，这些小说适合了晚明的腐败政局，统治者亦曾深为忧虑，但由于明朝的迅速灭亡，这个后遗症就留给了清朝。进入清代以后，这些艳情小说作为媒介，变相发展，于是造就了清朝这些小说的肆意泛滥，如果清圣祖不力加禁毁，其蔚为大观的景象更加难以想象得到。

《金瓶梅》、《如意君传》、《痴婆子传》、《肉蒲团》这四部小说均是产生于明代，而在清代遭禁的。它们被禁的原因，概而言之就是一个字：淫。确实，这一类小说中铺陈了大量的性交场面、变态性描写。对男女之间的情欲表现出过于深厚的兴趣，使这些作品除了客观地单纯地描写性交外，很少其他内容。从小说美学的角度讲，没有丰富变幻的情节，也少有感人至深的形象，从道德角度评价，也没有起到激扬人的美好人性的一方面。所以，它们确实有受到限制的必要。象《浪史》，虽然作者将“男女之情”作为“真”的根本不无道理，但其所描写的完全是超越了人性

美的男女肉欲之情，为了这“肉欲”，可以不顾礼义，也可以不顾人伦。因此，竟有丈夫为妻子寻姘夫，母亲劝女儿私通的情节，至于床上风月、野地淫行，作者不仅不加以适当的避讳，反而津津乐道，描写之具体与详细，令观者瞠目结舌。在这些小说中，《金瓶梅》当是一个特例。它不仅描写了一个男人和诸多女子的性关系，还表现了当时的世态人情，对文化史的研究也很有意义。它作为我国第一部以市井细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文学语言的生动性、艺术形象的审美化诸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论证，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美学。因此，后代人一般将之称为“世情小说”，以区别于那些真正的淫秽小说作品。

对于另外三部小说作品《痴婆子传》、《肉蒲团》、《如意君传》，我们也并没有轻易地将之视为淫秽之作。因为，它们贯串了更多更放纵的性交描写，但是无论从文化史上文学史上它们还自有一定的价值。如《痴婆子传》采用倒叙的方法叙述情节，颇为细腻、亲切，于人物心理描写方面，尤可借鉴；《肉蒲团》虽然概念化倾向明显，但对次要人物艳芳、玉香等的描述颇为精彩；而《如意君传》则不仅开辟了中国小说题材的新领域，而且将一位残酷刚愎没有人情味的女皇帝的世界描述得真实感人，让我们感到，武则天虽然是强权式人物，但是也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

从性文化的角度看，《痴婆子传》、《肉蒲团》、《如意君

传》和《金瓶梅》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中国古代男女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下的性心理，及其性行为。对于女子性压抑、性饥渴的描写，对男子性放荡、性变态的描写，对男女性攻击与反攻击的描写，以及性与皇权，性与地位，性与金钱，性与妓女等的描写，基本上呈现了中国古代性文化的主要面貌，并为对其他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论证和借鉴。如从《金瓶梅》中，不仅了解家庭中隐秘而微妙的性关系，及当时的性风俗，还可以看到一个金钱至上时代，性与政治的扭结和互相激励，“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往往是互相联系的，这也就是封建社会末期的现状。

由于是从性文化的角度剖析这四部小说，并不涉及文学乃至宗教、饮食、社会风俗等，我们对《金瓶梅》与《痴婆子传》、《肉蒲团》、《如意君传》平等看待，一概称之为“艳情小说”。除此之外，也有将“性”与“淫秽”最终区划开来的意思。虽然这是一件难事，也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在涉及中国古代性文化时，对于全世界范围内生成的一些性文化现象，本书有所描述。这是防止以偏概全，同时也是出于不孤立地讨论中国性文化的必要。中国是个文化大国，性文化丰富深厚，但是由于研究与描述的贫乏，中国性文化走向世界的局面并没有形成。这导致了人们对中国性文化的孤陋寡闻，也不利于今后中国性文化的继续发展。事实上，尽管改革开放的浪潮已波及了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但人们对于“性”仍有谈虎色变的恐惧。性是个禁区，也是个误区。有禁区必然会造成误区，这是从中国性文化史中得出的一个结论，今后的中国，如果不打破禁区，误区就会不断出现。君不见，当今社会上那些叫着性开放的少女其实并不懂得性，在欲海沉沦中为所欲为，最后成为性解放的牺牲品吗？

我们奉献的《四大禁书与性文化》，最大的目的还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描述，告诉人们：了解性，才会懂得性，也才会珍惜性，尽情享受性给人生带来的快乐与幸福。

——作者

1993年3月30日

目 录

上 篇

- 第一章 女性的性饥渴 《痴婆子传》…… (3)
- 第一节 婚姻中的性…… (3)
- 第二节 性与德的冲突 …… (24)
- 第三节 对性压抑的反动 …… (47)
- 第二章 男性的性具自恋 《肉蒲团》 …… (81)
- 第一节 未央生艳迹 …… (81)
- 第二节 好丈夫的标准 …… (98)
- 第三节 寻欢作乐的男人 …… (122)
- 第三章 自虐和他虐 《如意君传》 …… (142)
- 第一节 后宫的秘密…… (142)
- 第二节 高处不胜寒…… (173)
- 第三节 古今面首第一——如意君…… (192)
- 第四章 性攻击与反攻击 《金瓶梅》 …… (224)
- 第一节 性攻击事实…… (224)

第二节	床上无胜负·····	(237)
第三节	女人之间的性攻击·····	(262)
第四节	婚外女子的苦乐·····	(295)

下 篇

第一章	同性恋与同性恋的同一·····	(329)
第一节	生物的性与文化的性·····	(329)
第二节	历史的性与性的历史·····	(353)
第三节	常态的性与变态的性·····	(373)
第二章	性的崇拜与恐惧·····	(396)
第一节	生殖与性崇拜·····	(396)
第二节	性无能与性恐惧·····	(408)
第三节	性药·性具·性法·····	(416)
第三章	性角色的转位·····	(434)
第一节	受虐的性与性角色·····	(434)
第二节	施虐的性与战争·····	(453)
第四章	性对传统文化的超越·····	(466)
第一节	优美的性超越·····	(466)
第二节	放纵的性超越·····	(477)